

# 新移民論：社會學的見解

蔡昌

## 引言

人類社會跟動物社會有相同的地方，分秒都有不同規模的遷移情況。動物的遷移主要是生物性的，人類的則複雜，可以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原因。人類的遷移普遍稱為移民現象，而流動的人口統稱為移民，或新移民。

廣義來說，移民可以指由某地搬遷至另一地域的流動人口，例如由香港的南部搬居到北部，又或由中國的南京遷移到武漢。這種遷移，通稱為國內遷移 (internal migration)。狹義的移民定義，則指那些透過移居某地，通常是跨地區或跨國的，從而獲得一種新的居住權或公民權身份，即俗稱獲取身分證明或護照的人。從狹義界定，則只有從香港移居悉尼，台灣移居溫哥華，英國移居日本等、並獲得當地政府簽發有關移居文件的，才稱得上為合法移民。狹義的移民定義，以改變有關國民身份作為根據，通常是跨國的、即謂海外遷移 (overseas migration)。然而，對於地域廣闊的國家，例如中國、巴西、俄羅斯、美國等，廣義的移民概念亦往往應用於流動人口中；好像從莫斯科遷居到東部的海參威，從三藩市搬到紐約，又或從北京、廣州移居到香港、澳門等地。移居和移民，在概念上不容易分清楚。

移民本身除廣狹義的界定外，亦可分成自願和非自願的 (Voluntary Involuntary immigrant) 兩大類 (Ogbu, 1991)。非自願移民泛指因天災，戰禍、政治迫害，疾病等因素，而被迫遷居的一眾。而某程度上，非成年兒童等在不情願情況下，被成人移居外地 (包括全家的移居或移民，留學，工作等) 亦可算為非自願移民的一種。無論是自願的，或非自願移民，都會因著移居的過程，而經歷一定程度上的生活及文化震盪；縱然自願的較非自願移民的生活起伏可能來得較少衝激。

## 移民面對的生活挑戰

移民，特別是新移民，大都會在移居地體驗某程度上的三化：即邊緣化、否定化、及異化。新抵步的移民，如初到美國的義大利移民，剛到加拿大的印度移民、又或是從中國來到香港的內地移民，除發覺一切過往的社會網絡、人際關係，個人身份地位通通消失和改變外，亦會逐漸發現個人或其家庭因著種族，膚色、生活習慣等，與主流社會未能一時間吻合，而出現所謂邊緣化的現象。

邊緣化或邊緣狀態 (Marginality) 由帕克 (Park) 於 1928 年初次使用，指一個社會群體中出現局內人和局外人的狀態，而產生所謂的「文化混血兒」，這種人「具有兩種不同的社會群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帕克特別注意到邊緣化使人產生無所依歸的效果。(Park, 1928) 事實上，移民的邊緣化就像學生在教育

系統內，經歷因成績，語言水平等原因而進行的隔離 (segregation) 一樣，由於社會大眾的標籤，而影響參與的機會。

對移民來說，抵達一個新的地方最深刻的印象，除卻外間環境不同外，要算在原居地的身份，學歷，經驗的否定化。在新的國度，移民過往的工作表現，學校成績，年資等往往被移居地一一否定(Denial)。結果是移民學生要降班入學，成人則在工作上重頭開始，或是重新學習一項新的技能，以配合新環境的需要。成人移民所經歷的否定化，不啻是一種去技術化 (deskilling) 的過程，即將過去的不予認可，而要移民進行再培訓 (re-training)。

否定化是造成移民邊緣化的原因之一，亦是造成移民未能輕易融入新社會的一種障礙。否定化亦可能是華人社會在世界各地出現「太空人現象」的成因之一。部份華人的工作技能被主流社會所排拒，結果是要回到原居地繼續就業，留下家人子女等在移民地定居、就學。被邊緣化及否定化的移民，除了成為「文化混血兒」、或「太空人」外，亦會感到受到「異化」(Alienation)。異化一詞出於馬克斯 (K. Marx) 早期著作，泛指資本主義生產的關係及其對人和心理的影響，後人社會心理學家西曼 (M. Seeman) 則將其操作性定義為個人與其環境、團體或文化等無能為力、無意義、無規範、孤立和自我疏離的感覺。

部份移民在移居地，由於工作經驗，學歷被否定、社會關係網絡斷層一致令尋找工作、找住屋、開立銀行信用戶口等出現困難、加上語言有障礙，很多時候便會感到無助 (Helplessness)，生活無意義 (Meaningless)、孤立 (isolation) 或無規範 (normlessness)。所謂失範或無規範、源於涂爾幹 (E. Durkheim) 的迷亂 (Anomie) 一詞、後經墨頓 (R. Merton) 修編為社會文化所規定的目標與實現這目標的制度手段不配合所產生的一種狀況。移民原希望融合主流社會，若然社會所提供的制度性等手段 (institutional means) 未能滿足要求，便會出現脫節現象、令移民產生迷亂、嚴重的甚至出現偏差行為，例如虐兒，虐妻，酗酒等問題。

## 移民的適應過程

移居新環境後，無論是成人或兒童，都需要一段時間適應，例如熟習當地的交通情況，購物方向，甚至收集垃圾的時間表等。適應新環境就像一把量尺，將移民分為「新」、「舊」兩種類。初到貴境地，人生路不熟，連乘坐公車是上車購票，抑或下車按鈴還分不清楚的，當然是「新移民」了。一旦熟習了大部份的生活模式，民風習俗，找到了工作，順利的進了學校等，便可算是適應了，已是「舊移民」了。總的來說、大部份移民會經歷約五個順序的適應階段，達至融入社會的目的。該五個階段分別是：(1) 蜜月期 (Honeymoon phase)，(2) 文化震蕩期 (Culture shock phase)，(3) 初階段或表面適應期 (Initial adaptation or superficial adjustment phase)，(4) 孤立或抑鬱和沮喪期 (Mental isolation or Depression and frustration phase)、和(5) 文化融入和接受期 (Cultural integration or acceptance phase)。

蜜月期—新移民在新環境感到的新奇和刺激，一個充滿希望新的開始等形成這一階段的特色。這時期大部份的時間和精神亦排放在生活的安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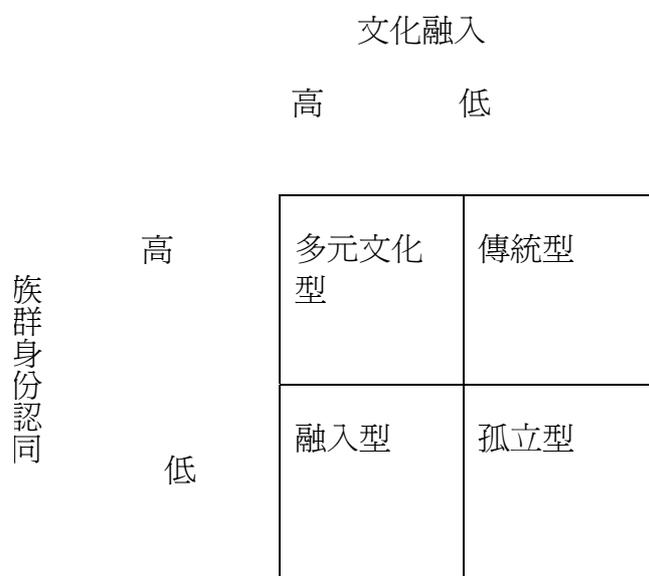
文化震蕩期—文化震蕩或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 意指面對一種陌生的或外國的文化，一個人的正常社會現況遭到破壞 (Jary & Jary, 1998, 164 頁)。

由於語言溝通的障礙、加上生活方式、習慣、價值觀等的差異，和主流社會中一些主觀或制度性的種族歧視、我群中心主義 (ethno- centrism)、漠視等、都會導致新移民在這期間出現一些負面的情緒和感受，包括困擾，不安，矛盾、退縮、憤怒、憂傷、後悔、或思鄉。

初階段或表面適應期—表面上，新移民對移居地的一些習慣和生活方式已有基本的掌握，語言溝通方面亦有改善、工作、居所或就學等亦已尋獲和安頓。然而、這階段的新移民仍會表現與本身文化及原居地強烈的認同感 (Sense of identity)。移民的身份認同，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就族群身份認同 (Ethnic identity) 和文化融入 (Culture assimilation) 兩方面、曉夫 (Hurb,1984) 提出四類型的移民：即(一)多元文化型、(二) 融入型、(三) 傳統型、和 (四) 孤立型。(見圖一) 以孤立型為例，這類型的移民對自身的族群認同和主流社會的文化融入，皆顯現一個低的取向，成爲一種邊緣人。

圖一：四類型的族群身份



資料來源：Hurh (1984)

心理孤立或抑鬱和沮喪期—這階段的新移民從工作中獲得經濟的滿足感，或從學業中取得成就感，然而個人仍受到一些心理困擾，例如感到孤立和沮喪。造成困擾的主要原因來自自我價值或能力的評價，對過去的追憶等。新移民會在這階段經歷邊緣化和否定化，例如高學歷但擔當不對等 (mismatched) 的職位，或因語言能力而被迫從新學習一些或重讀某級課程；新移民亦會因思念家鄉、親人、舊朋友而出現抑鬱、不安等情況。一些家庭問題，好像華人社會中的「太空人」問題，又或是妻子覓得工作而丈夫賦閒在家，子女接受西方教育挑戰東方傳統等，都會引致心理孤立情況的出現。

文化融入和接受期—經過一段時間，這階段的移民能透過工作環境、或學校、社區認識，並逐漸接受主流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同時改變和調適一己去配合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這階段的移民有不同於自己族裔的朋友，同學、並且能以較流利的語言與其它主流社會成員交往。值得注意的是，這五個階段只是一理想模式 (Ideal type)，因應不同移民的經歷，它們之間會有重疊，亦會出現不同的次序。一些移民可能永遠停留於某一階段，一些則能以較短時間便成功融入新社會。

### 移民融入新社會的模式

移民融入新社會粗略可分為同化與順應 (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on) 兩種模式。前者概指少數團體採取多數團體或主流社會的價值和行為標準，最後被多數團體所吸納 (情況有如一種改變信仰(proselytizing) 的過程 (朱柔若 1999)。後者則意謂各族群彼此適應，共同生存。

不用諱言，同化令移民失去對本身族群的一些認同；而由於過別族群的反應、會造成一些族群衝突。以美國一些黑人或原居地印地安人學生為例，融入主流社會，取得良好學校成績，會被視為接受壓迫或放棄自身傳統文化 (Gibson & Ogbu, 1991, p.374; Ogbu,1991, p.264-267)，結果在黑人或原居地印地安人學生中，出現一些「積極的對抗」(Active resistance) 來使學業失敗和反抗「白種人化」的情況。

此外，全球各大城市的唐人街現象，亦可被視為另一類「消極的對抗」(Passive resistance) 同化例子。例如一些移民外地的華人，日常生活如購物，娛樂，語言溝通等仍主要圍繞在自身族群之圈子內，結果是造成一直未能融入主流社會的現象。誠然、近代社會逐漸捨棄上述兩種融入模式，改而提倡「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論者贊成社會應具文化多樣性並應受到保護，如少數民族的語言，生活方式等。然而，反對者則視多元化文化不利於統一和分化社會；例如多元社會中理想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認同、欣賞對方的文化特色，但現實中若演變成華人生活在華人的圈子中，原居民生活在原居民的圈子中，這便變成我中有我，你中有你，成了一個各自的多元社會。

不論是一個「多元化社會」，抑或是一個「各自各的多元社會」，若加上如前表一所述的文化融入和身份認同因素，都會衍生在移民社會裏，特別是華人世界中，一些「失根、尋根、重根」的身份追尋過程。透過族居者心態的分類，同化和尋根等因素的探究，學者們提出六大類的海外華人移民：一，「落葉歸根」，即旅居者的心態；二，「斬草除根」，即完全受移居地同化；三，「落地生根」即適應移居地社會，定居過日子；四，「尋根問祖」，即追尋及保持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意識；五，「失根離祖」，即在流放在斷根，如漂泊的知識份子與他們在祖國的根斷了連繫；六，「再生重根」，指跨越國家疆界，不願意僅僅安居和生根在任何一國度的新類型。

## 社會容納移民的模式

無論是經過同化、順應、或多元化方案的移民、無論是變成「落地生根」、抑或是「落葉歸根」的旅人，大多會經歷被主流社會排拒之痛。移民生涯，縱有驚喜，但初期的邊緣化和異化等感受，究其原因，亦可能是移居地的容納文化未見成型之故。要懂得容納之心，學者妮亞圖 (Nieto, 2000) 指出大家需學會成爲一個多元文化人(A Multicultural Person)。這包括三方面：即多學習什麼是多元化 (Pluralism)、多反思自己的歧視和偏見、和學習不同面向、角度去檢視現實(Nieto, 2000, 338-339 頁)。

此外，透過宣揚多元文化教育去肯定差異 (Affirming diversity) 的工作，妮氏再提出一個具四項主張的容納模式，以達到社會與移民能共融的目標。該四項主張包括：容忍(Tolerance)、接納(Acceptance)、尊重(Respect) 和肯定—團結—批判 (Affirmation, Solidarity, and Critique)。

- (一) 容忍—例如忍受別人不同的生活方式，語言等。
- (二) 接納—例如接受社會上不同群族的出現等。
- (三) 尊重—例如尊重不同族裔人士的意見、喜惡等。
- (四) 肯定、團結、批判—如肯定移民的貢獻，能團結彼此大眾共同合作，亦能見批判能力去辨別衝突等。

## 結論

新移民初到新的環境，大部份源於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的貧乏，很容易淪為弱勢社群，需要頗長時間才能爭取成功融入社會。假若移民未能為新社會接納，而被邊緣化，否定化或去技能化、則會導致三失的情況—即原居地失去了一份人力資源，移居地浪費了移民的才能，而移民本身未能一展所長亦成為一項損失。要移民容易融入社會、除卻透過文前的融入模式，多作多元文化教育工作、加強移民服務外，若能加進對移民的一些積極性歧視政策(Policy of positive discrimination)，則可能更事半功倍。這項政策可以是規限職位中需有某百分比的移民名額、學額中需要接納某名額的移民學生，或住屋中需有某些單位租售予外來人等。未來的地球村將更會是一個移民的世代。現在是時候在學校，在社會中加進上文所述的一些協助社會接納移民、移民融入社會，學校接受新移民學生、或是新移民學生融入新學習環境等的元素。事實上，推動多元文化和共融文化會是走向文明世界的願景。

## 參考資料

朱柔若 (1999)。《社會學精通》，Gerard O'Donnell 著，朱柔若譯。台灣：法社分館。

Gibson, M A. & Ogbu, J. U. (1991). *Minority Status and School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mmigrant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Hurh, W. M. & Kim, K. C. (1984). Adhesive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f Korean immigrants in the U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of minority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8, 188-216.

Jary D. & Jary, J. (1998).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Taiwan: Owl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

Nieto, S. (2000). *Affirming diversity: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New York : Longman

Ogbu, J. U. (1991). Low school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s an adaptation: The case of blacks in Stockton, California. in Gibson, M. A. and Ogbu, J. U. (Eds.). (1991). *Minority status and schooling: A Comparison Study of Immigrant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Park,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